



近日,一条让千万乐迷心碎的消息传来,奥地利指挥大师尼古拉斯·哈农库特去世,这位当年音乐复古运动的发起人,直到去年他过了86岁生日后,才宣布因身体原因退休。没想到离开音乐事业的他,3个月后就去天堂继续他的音乐事业了。

尼古拉斯·哈农库特1929年12月6日出生在柏林,父亲是钢琴家与作曲家,母亲更是奥地利皇室哈布斯大公的孙女,所以尼古拉斯·哈农库特还有一个世袭的贵族封号:哈农库特-昂佛扎特伯爵尼古拉斯,幼时的尼古拉斯除了对音乐与大提琴感兴趣外,还对木雕充满了好奇心,他能制作成套的手提木偶,外加各种古老帆船的模型,他不止一次表示,如果他没有成为指挥家哈农库特,可能就成为雕塑家哈农库特了。

对木雕的痴迷启发了不同寻常的音乐认知。他在奥地利格拉茨学习成长,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主修大提琴,毕业后进

音乐不仅仅用来取悦耳朵

柯辉

入维也纳交响乐团,从1952年到1969年他一直在维也纳交响乐团任大提琴手,

这期间维也纳交响乐团是由卡拉扬与萨瓦利什两任指挥大师担当音乐总监,同时像克莱姆佩勒、布鲁诺·瓦尔特这样的大师也经常来乐团指挥,从这些音乐大师身上,哈农库特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与魅力,不过长期的舞台演出也让他对当代人的演绎风格产生了不少思考与怀疑,虽然乐器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在制作工艺上与材料上都取得革命性突破,但他却从很多演绎中感觉到当代音乐演奏的弊端,哗众取宠与喧宾夺主的音效让哈农库特感觉到音乐仿佛失去了真谛,过多地注重修饰与取悦观众,让哈农库特感觉到了音乐演绎不改变将走向媚俗的深渊,他从苍天大树的年轮与自己喜好的木雕中得到了启示,决定要寻找最接近作曲家创作时期的演奏风格,1953年他与自己拉小提琴的妻子一起在维也纳创立了Concentus Musicus古乐团,专门研究与演奏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作品,也演奏维也纳古典乐派三位伟大的作曲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经典作品。

经过数年的潜心修炼与磨合,该团在1957年的首次公演中一鸣惊人,之后他们录制了巴赫的经典作品《布兰登堡协奏

曲》,这套唱片的出版可谓石破天惊,哈农库特严谨认真地重新研究了巴赫的乐谱,为这套早就驰名的作品重新进行了节奏与律动的安排,这套唱片里,哈农库特用一种执着的复古精神对待乐器的发音,不刻意美化乐器的发音,深度研究巴赫年代的音乐断句、动态的历史文献,更多地探索巴赫时代乐器发声的本真元素,出版后在德奥地区反响强烈,以至于后来像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这类顶级乐团在演奏这套巴赫经典作品时,都是以哈农库特的这套版本作为标准。

他还与荷兰键盘大师雷翁哈特一起潜心研究演出录音了全部巴赫的康塔塔全集,这项计划庞大耗时耗力的文化工程用时20多年完成,最后录音出版时,两位都已经从踌躇满志的中年音乐人变为白发苍苍的音乐大师,这套划时代的录音工程给人类音乐文化留下了最宝贵的一笔财富,让巴赫这些伟大的作品终于可以重见天日。

在经营自己乐团的同时,哈农库特开始频繁与世界各地的著名乐团及歌剧院合作。哈农库特坚持认为音乐不只是装饰与娱乐,不能只是用悦耳来取悦观众,他要用强烈的原始律动代替现在很多蜻蜓点水似的敷衍了事,他要用略带嘶哑的乐音告诉我们音乐的真实,比如2001年他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首度登场,毅然然地选择从来都是作为压轴鼓掌曲目的《拉德

斯基进行曲》作为开场曲目,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平心静气在不鼓掌参与的情况下,重新认真体会这首乐曲的音乐律动之美。他与阿姆斯特丹管弦乐团录制的莫扎特交响曲作品集,用略带压迫感的速度与强烈的戏剧化对比,让这些被过度美化的作品重新释放出音乐的原始真切情感。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还与中国年轻的钢琴家郎朗成为忘年之交,郎朗也在大师的呵护下录制了他的莫扎特协奏曲专辑,在这张唱片里我们感受到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用他一生的研究与学识,认认真真提携一位阳光大男孩儿,让他以直觉去触摸莫扎特音乐的灵魂,因为太喜欢郎朗的演奏,哈农库特甚至还想在这几年与郎朗合作一把《蓝色狂想曲》,可惜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大师安详离世,在他最后一张专辑里甚至听不出一丝疲惫,他还在探索贝多芬音乐的各种可能性,甚至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尾声使用了类似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那样的休止符来加强尾声的冲击性,让听者从音频中依稀能感觉到他独特的指挥方式,他最喜欢徒手加双目圆睁使用激烈的律动节奏直达情感的顶点,这点在他最后一张专辑里再次表露无遗。他最后一张专辑让我们得知一个信息:生命不息,音乐不死。

(作者系资深古典乐评人)

金山岭长城
万里长城 金山独秀

世界文化遗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旅游热线: 010-84024627/28
景区热线: 0314-8830222/555
网址: www.jslcc.com
新浪官方微博: @金山岭长城

